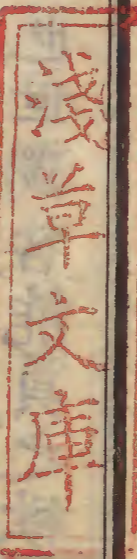


國史纂論卷之六

長門山縣禎編



建仁三年秋八月。源賴家疾劇。其母政子度其不可起。二分天下。使弟千幡總督關西三十八州。長子下幡總督關東二十八州。一幡外祖比企能員圖滅千幡。及北條氏已專威柄。乃使一幡母說賴家。賴家召能員而密議之。政子聞其謀。以告時政。時政誘殺能員。其子宗員等擁一幡據小御所。時政急擊之。宗員等放火自殺。一幡亦焚死。賴家聞一幡能員死。大怒。

國史集言 卷之六  
欲誅時政使堀親家告和田義盛仁田忠常義盛反告其謀於時政時政捕親家殺之啓政子使賴家削髮幽之於伊豆修禪寺奉千幡請命于朝是為實朝朝廷以實朝為征夷大將軍

禎曰國無二主家無二尊天下之通義也故嚴嫡庶之分正長幼之序冢子承家政出於一所以塞亂源絕爭端也今鎌倉氏割天下而二之欲叔姪並治可謂悖理啓亂者矣而其源出於北條氏之私心恐其獨立嫡權歸外祖也世獨咎能員之欲

專威權者不深察之耳或曰政子之分天下者出於其愛季子之情而時政未必知之也曰立嗣者大事也時政豈不與聞之乎而未聞以其不可而爭之則其意亦可知矣

畠山重忠平賀朝雅俱北條時政女婿而重忠妻其前妻子也重忠子重保嘗與朝雅飲而相忿爭朝雅怒惡重忠父子於妻母牧氏牧氏啣之陰構之於時政時政欲殺重忠竊與其子義時時房議二子諫曰重忠屢建勲績專秉忠直故幕府素知其誠欵託以

後嗣今信單辭遽誅舊勳後或悔不可追也能糾其  
虛實竝反跡露然後圖之亦未晚也時政不聽遣兵  
圍重保第重保奮戰而死又遣人於管谷給重忠曰  
鎌倉有變宜急來會重忠信之將赴鎌倉時政使義  
時時房總督諸將分道赴武藏重忠抵二股川始知  
重保遭害義時來擊衆咸曰衆寡不敵不如還本州  
據要害拒之也重忠曰據邑而拒之迹似圖不軌我  
固無異志遂戰而死

史論曰重忠勇武絕倫數立戰功固所不待論而

忠亮誠慤雅量恢弘則鎌倉諸將皆所不及也當  
時如北條義時時房亦服其德望而時政老悖信  
牧氏之讒殘害忠良重忠不用據州拒守之計而  
徒守匹夫之諒死于鋒鏑之下惜哉

貝原篤信曰胡氏謂凡亂臣賊子蓄無君之心者  
必先剪其所忌而後動其惡若本邦北條時政之  
於畠山重忠蓋先剪其所忌者也

元久元年秋七月北條時政弒源賴家先是賴家遺  
書政子及實朝請得故左右親狎道遣幽鬱政子不

許至是時政竊使人拉殺之賴家盤樂無度最好蹴鞠不恤政事遂喪其身  
巖垣松苗曰賴家繼父業以霸天下而極奢侈恣女寵遊戲于詠歌蹴鞠不省國政遂為北條氏奪其權修禪寺之禍是誰過乎北條氏姦謀亦成於賴家無道矣已  
禎曰賴朝嘗剪其枝葉鍛其羽翼恐其害本根也而其子孫孤立無所庇斬艾滅絕至于無遺孽而止悲夫

建保六年冬十月實朝任內大臣十二月進右大臣承久元年春正月行任大臣拜賀之禮謁鶴岡祠禮畢而退故大將軍賴家子僧公曉從後抽劍斬之時暮夜闇黑諸臣騷擾不知賊所在公曉大呼曰公曉報父讎衆始知其所為公曉走匿備中阿闍梨家遣人說三浦義村求為將軍義村告北條義時義時宣政子命使趣殺之也初賴家之遭弑也公曉年四歲政子命實朝子養之後補鶴岡別當常憤父之廢黜遭害欲殺實朝義時以報讎至是竟殺實朝時義時

奉劍從之入門稱疾作授劍源仲章而先歸公曉不  
知仲章代義時奉劍故誤斬之

中井積德曰初義朝弒其父并殺兄弟賴賢賴仲

為仲乙若龜又更平治之亂誅滅殆盡及賴朝起

存者亡幾賴朝又殺世父二義廣第二範賴從兄

第三義仲光從兄弟之子一人重義賴朝死之後其

二子賴家三孫實朝一第幡千二姪全賴亦更相

賊殺以絕其祀悲夫諺稱源氏相食豈不信哉後

之有國者可以鑒焉

賴襄曰北條義時之弒其君也假手於其君之從

子而後誅從子脫賊名而取討賊之名以奪君國

人莫敢議自古弒君之陰狡巧黠未有如義時者

也蓋義時使人嗾公曉曰今將軍者子父仇也子

伺其拜賀刺而斃之又賺之曰苟能斃將軍則子

者故將軍之子也可以代之觀公曉成事報三浦

義村使迎己而義村告之義時趣命殺之滅其口

而可以見矣而義村與其謀者也

禎曰殺賴家者時政而非實朝實朝未必與知之

則不可以為父讎也。然縱逆臣而不誅之，則是黨逆者也。公曉之怨之，亦不為無謂也。但實朝者繼父祖統而主鎌倉者也，則不可以私怨而殺之。獨誅北條可矣。况欲殺實朝以代其職，事出於私意，則於復讎之義又益失矣。豈陷乎義時之詐謀而為此迷謬之舉乎。亦可憫已。

後鳥羽上皇常惡源賴朝把握兵權脅制朝廷及實朝遭害以為威權當復歸王室而北條義時立異姓迎藤原道家子以號令仍舊上皇心愈不平一日幸賴經為主帥

熊野仁科盛遠攜兒謁道傍上皇擢為西面盛遠竟留京師義時怒以鎌倉家人恣為王臣奪其食邑上皇勅還之義時不奉詔又以長江倉橋二莊賜倡龜菊地頭侮慢龜菊訴之因敕義時停地頭又不奉詔上皇大怒決意討之竊諭關東諸將募以厚賞承久三年五月徵山城大和等十四州兵士削奪義時官爵聲罪討之義時聞之乃遣弟時房子泰時朝時等將兵十九萬犯京師京師震駭上皇發兵屯美濃尾張間泰時時房擊之官軍敗走於是遣藤原忠

信源有雅等分兵據宇治勢多撤橋連射東兵溺死者多泰時子時氏先衆濟水官軍不能支棄守而遁泰時長驅入京師上皇懼不知所出乃復義時官爵追還征討院宣諭泰時曰此舉不由宸衷爲謀臣所誤乃歸罪於權大納言藤原忠信權中納言源有雅等泰時命諸將拘之送鎌倉以政子命特釋忠信其餘殺之於道七月遷後鳥羽上皇於隱岐土御門上皇於土佐順德上皇於佐渡初後鳥羽上皇之謀討義時也以左近衛大將藤原公經結婚關東欲殺之

而後舉事右大臣藤原公經諫曰昔木曾義仲驕肆後白河上皇命平知康討之王師失利宮闕蹀血輕遷舉事以辱天位此近時之明驗也關東勢強兵衆今不度力遽討之殆非計也况公經廷臣制命在我今急行誅戮彼之生死固無損益於關東徒足以取怨啓釁也上皇不納然公經由是得免既而王師敗績果如其言

永井定宗曰北條氏恣權蔑上之罪舉兵討之可也雖然當是時義時泰時施私恩結豪傑四方靡



然無不服從者。視之於京師。則有人有道。而上皇不量其時。驟欲動凶器。討之。豈能濟乎。上皇若欲討北條之罪。修德下賢。由道惠民。民信衆懷。而後舉兵討之。東軍何抗王師哉。夫兵貴時。動京師。君臣無知兵者。君輕遽舉事。臣倉卒應之。而守治勢多不守。上皇蒙塵。群卿戮辱。豈不痛乎。青山延子曰。自古人君。復諫違衆。輕遽舉事。未有不喪國者也。表紹不聽田豐之諫。以取官渡之敗。苻堅不用群臣之言。以致淝水之衄。是以人君兼

聽廣納。然後舉事萬全。而算無遺策也。後鳥羽帝不勝一旦之怒。起無名之師。藤原公繼切諫。土御門帝亦諫止之。帝皆弗納。蓋帝之意。以謂義時一陪臣耳。王師誅之。易如拉朽。殊不知關東無釁。上下輯睦。所以聲其罪者。適足以激將士之怒也。及官軍一敗。歸罪群臣。以冀苟免。夫以唐德宗之不君。其在奉天也。猶引咎自責。帝之不。及德宗遠甚矣。其致播遷。竟崩於海外。蓋非不幸也。

禎曰。昔者魯昭公患季氏之專政。將圖之。宋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公伐季氏。果不克。奔齊。今後鳥羽上皇之舉。亦猶是爾。易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易戒其動。樂祁之言。蓋得易之意矣。然則上皇之動。其不可也必矣。初義時之欲發兵也。泰時諫曰。昔平相國暴橫罔君。

故大將軍受詔掃殄之。上下安堵。爾來關東相承。世奉朝廷矣。而今無罪被討。非議者之謬耶。然而普天之下。無非王土。亭毒長養。無非帝力。今悍然與抗。非臣子之義。宜束身詣闕。唯命是聽。天威尚不霽。舉族就刑。亦何憾焉。儻蒙赦宥。晦迹山林。以保餘生。不亦可乎。義時沉默良久曰。汝之所言。則政正國治。明主在上之事也。上皇登極之後。政令乖亂。人抱愁怨。關東所管。獨免荼毒耳。關東夷滅。政出一塗。則置蒼生於何地耶。自下廟上。雖冥譴可畏。不為一己謀。代天

下之憂而憂耳。關東得志廢昏立明固皇基於萬世則宗廟之靈豈不鑑我心迹哉。且非震驚宮闕鋤除國之佞倖而已。汝速發泰時率兵遂犯京師。禎曰泰時之諫義時義正而言切矣。然而不能反覆熟諫以拯父於不義舉兵犯闕亦何能追其罪哉。及京師陷也。獨誅首謀者可矣。而遷三皇於遠島不亦甚乎。

北條氏建南北兩府於京師六波羅留泰時時房鎮之曰兩六波羅。

賴襄曰北條氏既定承久之難留部將鎮京師建六波羅兩府置四十八所。籌卒隸焉。名為護衛宮城其實鎮壓之。於是遠近屏息莫敢生心。四方望以倚安焉。蓋北條氏以足利氏所以處鎌倉者以處京師也。而足利氏獨任之。北條氏分任之。足利氏襲封之。北條氏更代之。故足利氏不得鎌倉之力而常患其難制。北條氏能制兩府得兩府之力以制天下。凡鎮兩府者任久乃召還執政取其諳練京畿西國事。可以為後世之法矣。

初土御門帝立上皇第三子守成順德為皇太弟上皇  
深愛之因使帝亟傳位帝雖心不懌而無幾微形于  
色閑居優游歌詠自遣上皇之討北條氏帝謂時未  
至屢止之上皇弗聽及王師敗義時遷二帝後鳥羽順德  
於海外以帝不預軍事獨不及焉然帝不忍獨在京  
師使攝政道家諭旨鎌倉義時乃遷帝于土佐後改  
遷于阿波寬喜三年崩于阿波

史論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百行莫先乎孝帝之  
篤孝酷似高倉帝而有難能者焉本院後鳥羽

欲立順德帝而使帝去位曾無幾微見於天  
顏此非孔子所謂色難者乎本院欲誅北條義  
時而帝諫之此又非孔子所謂幾諫者乎設使  
本院從其言觀釁而動待時而發則豈復有播  
遷之禍哉帝既不預其謀義時亦無所施其悖  
逆而帝必欲與本院同其憂冒波濤之險虺  
蛇之與處蒼梧之駕竟不返天乎及四條帝崩  
而無嗣北條泰時懇求帝胤立後嵯峨帝土御門帝  
第二子於榛莽之中豈非孝感之所致歟天之保佑

果不忒矣。後堀河帝初納太政大臣藤原公房之女爲后。年長於帝及藤原家實相其女入爲后。年僅九歲。乃黜前。后使帝不得幸之。既而藤原道家相其女亦入爲后。而黜前后如初。禎曰。天子立后不出其意。大臣任意進退之。而大臣黜陟。又陪臣制之。顛倒錯亂如此。宜乎天下之形勢一變。臣主易處。朝廷之尊。永受制於將府。終至陪臣廢立天位。豈不悲哉。蓋王室失道而權下。

移其極。至于此。天邪抑人邪。

仁治三年夏六月。鎌倉執權北條泰時卒。孫經時襲其職。泰時爲人寬厚。識量過人。政子嘗割義時莊園與諸子。命泰時注擬。泰時自取其薄。政子問之。泰時曰。我不肖。忝襲家職。何患不給。唯以撫諸弟爲意而已。政子嗟歎。泰時在職十八年。政平訟理。衆庶樂業。嘗定憲令五十條。謂之貞永式目。泰時清廉自率。無聲色娛翫之好。惠愛民物。資性謙謹。不喜登顯位。躬行節儉。衣服器皿。雖敝而弗改造。初在京師。見梅尾。

僧高辨問治國之要。高辨曰：治國之道，如醫之治病。良醫能察其原，然後投劑，故能療病。夫國之不治，由人欲害之，欲心一萌，百殃競起。子執國政，躬自率勵，何不成之？有泰時曰：雖一人勉之，奈衆不從，何？曰：是不難在子之心耳。未有形正而影曲，政正而國亂者。正也者，無欲之謂也。子誠能寡慾，則人人化德而嚮風矣。泰時大悅，服膺其言行之數年，風化大行。

青山延子曰：人君之德，莫大於儉古之帝王。莫不勤儉以興國，奢泰以亡國。故堯之興也，以土墾；桀

之亡也，以瑤宮。禹之興也，以卑宮；紂之亡也，以玉盃。蓋儉則用足，故取於民有制焉；奢則用乏，故取於民無藝焉。易謂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審聖人取象之意，所以教勤儉、誠培克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觀北條泰時之治國家，至誠以待下，節儉以化民，衣服器皿雖敝而弗改作，百姓被其澤，四海受其賜。死之日，民若喪考妣。夫風化之行，捷如影響。泰時身以陪臣位，微官卑，而其治效若此。况人君居九五之尊，有四海而朝天下者乎？孔子

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豈不信哉。

巖垣松苗曰。泰時以土御門帝嘗諫。後鳥羽

東征之故。四條帝之崩。固請立其子。為後。以秋

田城介義景為使。義景問曰。先臣詣闕。忠成王德順

帝之立。則如之何。泰時曰。若然。則宜廢新主。立

土御門帝子。何憚之有。甚矣。其無禮。孰謂泰時為

賢乎。

禎曰。泰時行己之恭儉。為政之仁恕。民服其化。海

宇致清寧。世以賢稱之。固宜矣。然謂之仁人。則否

也。昔者楚令尹子文。事上而忠。為國忘其身。賢大

夫也。孔門弟子。疑其為仁人焉。而考其平日為楚

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是以聖人不敢許其

仁矣。今察泰時所謀。亦皆無非抑王室。張霸圖之

事。則稱之曰仁人。君子不許也。

寬元二年夏四月。北條經時廢征夷大將軍藤原賴

經。以其子賴嗣襲其職。時年六歲。明年經時納其妹

為夫人。年十六歲。

禎曰。強臣專權。大率利幼主。是以自皇室之衰。天子稍長。則皆蚤禪位。白河上皇以降。政出院中。源平氏興。而更制其君。而至一時有三四上皇。鎌府亦效之。北條氏擅權。大將軍常不得久其職。唯幼冲備位焉。已至於其屢逐主。則專橫亦滋甚矣。北條時賴嘗詣鶴岡祠。夢神告之曰。汝欲致治。須用青砥藤綱。既覺。明日召藤綱。給以食邑。藤綱怪問。時賴告以夢兆。藤綱辭曰。君今以夢用僕。他日又以夢斬僕耶。夫無功受賞。是謂國賊。臣未有微効。不敢當。

此賞時賴益敬異之。奏授左衛門尉。為引付衆。有公文所與德宗領爭田者。具有辭證。時賴處決。以田屬德宗。領藤綱覆議。以田還本主。主喜。以錢三百緡。密置其庭內。而去。藤綱怒曰。斷訟持平。豈特為汝耶。實恐主君招冤枉之譏。苟我處決得當。則主君宜見賞獎。汝之貨焉得汗我乎。以錢還其家。嘗行過滑河。誤墜十錢於水。藤綱乃出五十錢買炬。雇夫照水。搜索。竟獲之。或笑其得不償失。藤綱曰。不爾十錢。雖少。失則永損世寶。五十錢布在民間。彼此六十錢。終不



失一錢其利不亦大乎。聞者歎服。藤綱性好施與。所入俸祿悉賑貧困。自奉甚薄。衣無縑帛。其在職廉潔剛直。不憚權貴。於是奸吏斂迹。士風頓革。禎曰。余於戰國間人物所最敬服者二人焉。吏治則青砥藤綱。將略則楠正成而已。若夫政事之才。如泰時時賴。勇武智略。如甲越二氏。織田豐臣二公。豐勲不績。垂於青史。炫乎萬世。然其所為皆不免謀利營私之意。至於藤綱之公廉正成之忠誠。則茫茫宇宙。能幾人歟。千載之下。聞其風者。誰不

欽仰感慕哉

弘長三年冬十一月。北條時賴卒。初泰時卒後。綱紀廢弛。獄訟滋興。時賴在職。一守貞永。式目遵鎌倉舊制。士庶翕然悅服。天下稱治。及解職。慮遠境吏不奉法。下有冤枉。陽為行脚僧。周巡四方。觀省風俗。察問辨覈。隨其善惡。以行賞罰。由是郡國守宰。人思自勵。風化大行。及卒。將士無親疏。悲慕慟哭。薙髮者甚眾。至下令諸國禁薙髮者。其得人心如此。史論曰。世謂時賴為僧。巡省風俗。不急於求賢而

徒勞於自為非為治之道大率以此病之殆不然也時賴退居最明寺則鎌倉一聞人耳夫天下之大郡國之廣豈能得周流而悉知其情偽哉然舉一善則天下勸除一害則萬民蘇壞衲敝屨不憚跋涉之勞而鎌倉之政令出於幕府者固自若也無損于治體而有益于採訪出世而經世其用心乎民瘼固非逸豫求安者之所能為未可以此訾之也青砥藤綱耿介鯁直時賴推而用之遂以廉吏稱由是觀之時賴在職之日能得人材如此豈

謂不急於求賢哉

青山延于曰北條泰時居執權之職勤儉廉潔以身率下風化大行時賴繼之善守其軌制由是海內乂安風俗淳朴後世言治者必稱泰時時賴後之人牧苟欲致治可不則而徇之哉

禎曰時賴繼泰時之遺緒專精圖治躬行政事卓然可見世以賢稱之與泰時相匹亦宜矣然察其心事結民心立私家抑上威而固我權此其所以承父祖之遺意而經營者在於此矣至其再逐其

主也。不臣之情，益可見矣。嗚呼！道學不明，義理晦蝕。當時以賢稱，如泰時、時賴，其背道悖理如此，可勝歎哉。

初北條時賴廢征夷大將軍藤原賴嗣，奏請迎後嵯峨上皇庶長子宗尊親王襲職。上皇悅許之，詔為征夷大將軍。及至，時賴改造府第，崇奉頗超舊主。僧正良基、法印嚴慧等常昵侍親王。文永三年，竊與其黨謀滅北條氏，親王不之知。事泄，良基奔高野山，絕食而死。嚴慧亡命。北條時宗乃廢宗尊，還京師，奉其子

惟康為主帥，年僅三歲。

史論曰：北條氏立攝關之子為鎌倉主帥，而將士或有夤緣攀附，欲圖北條氏者。時賴患之，其意以為後嵯峨上皇我家所擁立，請其皇子為主帥，則幕府無虞矣。故迎宗尊親王而立。久明親王，上皇之孫也。貞時迎而立之，亦如時賴之謀。而將士狃以構變動，輒辭連幕府，故宗尊久明相繼廢黜。惟康守邦，並以二世王陞為親王，名愈重而權愈輕。北條氏之慮變，可謂周密矣。

文永七年。蒙古使其臣趙良弼持書來求通好。朝議既草答書。詔下鎌倉議。執權北條時宗不可而止。十一年冬。蒙古兵侵太宰府。鎮兵距戰不利。少貳景資射中賊將。賊兵宵遁。建治元年。蒙古改國號曰元。使其臣杜世忠何文著撒都魯丁等至長門室津。北條時宗命收杜世忠等送致鎌倉。悉斬之。元兵屢寇西陲。時宗乃以北條實政為九州探題。減公私用費。權罷京師大番兵。選武幹士分遣鎮西諸國。以備元寇。

弘安四年。元兵大舉寇壹岐。對馬。六月。侵太宰府。鎮兵擊破之。元兵轉至鷹嶋。七月晦。夜大風雨。戰艦覆沒。死者無算。鎮西兵乘勢掩擊。元兵十萬。得生還者僅三人。

史論曰。時宗斬元使。或疑此激元主之怒。而速其兵也。嗚呼。可曰。不然。彼挾彊大之勢。以臨我。我屈伏以事之。彼將責我以稱藩朝貢。而陵辱誅求之。無厭也。夫赫赫天孫之胄。臨馭瑞穗國。代天子民之道。固無假於彼。而張夸辭以脅制我。是蠻夷

我也。時宗執其使而戮之。宣揚威武。震懾外國。其舉甚善矣。彼欲洩怒於我。則我固有備。選將蒐卒。屯戍沿海。軍國之需。一無所闕。故元主大興舟師。來寇而卒不能得志。雖由神明之祐。亦時宗堅忍不拔之志。與防禦得宜之所致也。元主創艾。不能再舉。永無西陲之虞。時宗之功。不亦偉乎。禎曰。元兵之寇西海也。世傳我皇祖之神威赫怒。忽起風雨。以殲其全師。世俗之談如此。然神威窈冥。固人智之所不能測也。唯我西陲防禦之有

備。適乘風雨。得以殲大寇。亦時宗之功。為偉矣。若徒恃神威。而祈禳禱祝。不設備。不亦危道乎。後之有國家者。豈可獨特神威。而懈乎外寇防禦之術哉。

正應二年冬十月。北條貞時。廢大將軍。惟康親王。迎久明親王。為鎌倉主。詔以久明親王。為征夷大將軍。德治二年秋八月。貞時廢大將軍。久明親王。送還京師。立其子守邦。詔以守邦。為征夷大將軍。賴襄曰。北條氏之悖逆極矣。敢廢立天子。進退宰

輔易置大將軍如奕棊然而其家得傳九世無天道耶曰天之立君為民也非為君也而暗君以為為己也猶君之置相為民也非為相也而庸相以為為己也後世人主務奢泰淫佚以位為樂以竭天下之民力而以為當然是以盜賊公行矣夷虜內犯矣則曰是武臣之任耳非吾所親治也噫如此而欲以長持天職以託於民上天豈聽之乎所謂武臣者則終身百戰以除民害而不能得朝廷官爵官爵名也權利實也名出於朝廷而實出於

天。天以其實與源氏故源氏收天下之實而朝廷擁其名而已。然其曰征夷大將軍者有其實焉。故朝廷亦從而予其名也。至其子孫乃貪虛名又忘其職而樂於驕奢淫佚。所以其權利歸於北條氏也。北條氏別立主以嗣源氏之名而已。守其實唯守其實也。故其世世所務在於養民。養民非自儉自勤不可。如曰吾務盡心於其實名非吾所敢貪也。是以北條義時雖遷官猶稱原銜。子孫皆循其遺意。終於相摸守武藏守而相摸守武藏守。能易

置大將軍能進退攝政關白能廢立天子何哉天下之實在於此也天下之實在於此而自儉勤以養民是不有天位而為天職也當時天子與宰輔將軍徒擁其名以敵其實欲收奪其權而不知天之所右在彼不在此不然烏以此悖逆之徒而得傳九世乎至於高時一為驕奢淫佚則天誅不旋踵嗚呼豈曰無天道哉

後伏見帝伏見帝子年甫十一以永仁六年七月即位即位三年正安三年春正月傳位於皇太子後宇多上皇第一子

初伏見帝後深草上皇第二子藉北條時宗力得立為太子及嗣位密諭北條貞時曰龜山帝在位之日常憤卿祖先遷後鳥羽帝於海外切齒思為之報時幸無釁若使其孫子嗣位必繼其志卿安得晏然朕藉關東之力得以繼大統思與卿同休戚唯卿圖之貞時信之不欲使龜山皇胤嗣位遂與伏見帝謀立帝於是後宇多上皇龜山帝第一子不悅遣人於鎌倉讓違先帝詔貞時遂定後深草龜山並後嵯峨帝子兩宗迭立之策限以十年請先立上皇皇子以次相傳

史論曰。兩宗迭立之議。出於一時姑息之計。豈得  
 夫為長久之道乎。况天位限以十年。開闢以來所未  
 帝聞也。陪臣執國命。君若贅旒。然可悲也矣。余嘗  
 負巨勢。玄仙曰。凡民買一僕。猶欲久在其家。雖一邑  
 縣之主。亦非至惡。則無有朝命夕罷之義。國帝  
 幸在位僅三年。無一失德。逼使讓位。是何道理。貞時  
 專恣。不可勝誅矣。北條義時。以梟雄之姿。懷覬覦之心。  
 青山延于曰。北條義時。以梟雄之姿。懷覬覦之心。  
 鋤諸將。傾實朝。遂成篡奪之勢。陽奉賴經。陰執大

柄。廢立黜陟。皆出其意。方之司馬氏。之在魏。殆有  
 甚焉。然繼之以泰時。時賴之賢。故得能鞏固其業。  
 以傳子孫。及至時宗。貞時亦能幹父。盡然身以陪  
 臣。遙執朝權。不能建萬世長久之策。為一時姑息  
 之計。倡兩宗迭立之議。竟階元弘之亂。九世之宗。  
 一朝而滅。悲夫。

後醍醐天皇。元應元年。立藤原實兼之女為后。安野  
 公廉之女媵之。號三位局。後為准后。帝寵之。惑溺日  
 甚。垂水廣信上疏諫曰。夫大君天之宗子也。當代天



以育萬物。是故身法四德而教以五常。則天下治。其身不正而庶民無教。則天下亂。今乃好色失其本性。禍亂何遠。伏冀速改之也。諫爭雖非下官之事。而心有所不忍。因冒萬死。以上言疏奏不報。廣信便去歸於勢州。與妻子耕于垂水。後帝徵不至。中務卿親王。兵部卿親王。及源尊氏源義貞等。連辟皆不至。農暇著書名曰嘉文亂記。初廣信在京常與藤原藤房論學。一日語藤房曰。宋大儒朱晦菴之書。前此六年始入本邦。世儒未有知焉。我幸得之。深尊信之。請今借

之宜。覃思於此書。藤房諾然。藤房之學。雅混儒佛。以故卒與廣信不合。

藤井臧曰。廣信其仕而優。則學者乎。官暇讀書。殆有所得。宜其出處可觀矣。且觀其曰。始得晦菴之書。以尊信之。則廣信是今日讀朱註者之師祖乎。尤可仰慕焉。或問三諫而不聽。則去渠詎一諫而去乎。曰。居下位而無言責。一諫尚恐有非據之責。何獲至于再三。如廣信則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歟。後來連辟。悉不屑就。與妻子俱終身於畎

畝之中始終如一頗有龐德公之風學之所陶鑄  
 可見矣。元弘帝雖一旦藉將士之力而成恢復之  
 功然及其割地行賞也頗從准后請謁濫賞無功  
 而有功者反不得賞於是乎天下復亂廣信之言  
 果著龜矣然則其見幾而作者可知也已。

元弘元年後醍醐帝密圖討北條高時而事稍泄高  
 時乃用長崎高資之計將廢帝而遷之於海嶋遣二  
 階堂貞藤率兵三千至京師帝聞之倉皇出宮潛幸

笠置寺於是近畿之兵稍集而四方勤王之師未至  
 帝憂之適夢紫宸殿前庭有一大樹南枝最茂下設  
 御座忽有二卍角迎帝坐之帝覺而異之以為木傍  
 南楠也意將有楠氏者而輔我歟即召寺僧問之對  
 曰河內國金剛山西有楠正成者橘諸兄之裔也以  
 勇武聞世帝謂所夢殆是乃遣藤原藤房召至行在  
 帝見之大悅委以興復問滅賊之計正成曰逆賊暴  
 虐自招覆亡天誅所加蔑不剋爾但創業之功要在  
 謀略若以力爭則武相之兵天下無敵焉以謀屈之

則易撓也。已然兵有勝敗。或遇小衄。必勿煩。聖慮臣如獲存。何患不濟。辭歸城赤坂。禎曰。後醍醐帝憤北條氏之暴。圖誅之以蹈後鳥羽上皇之覆轍。亦可憫矣。然後鳥羽竟崩於海嶋。帝則一獲恢復者。當義時之時。北條氏之惡未甚顯。泰時亦能得人心。而後鳥羽不勝。一旦之憤。卒然起兵。以自取禍敗也。至高時。則罪惡貫盈。加以長崎高資之驕橫。衆怨民叛。天下思亂。而帝乘其時。以圖誅之。雖一旦蒙塵。亦首徵

楠正成於行在。託以討賊。正成奉詔而唱義。數出奇。以挫敵。威武震天下。是以帝雖一遷海嶋。天下勤王之師。所在競起。遂使鸞輿得再還京師者。雖時運使然。亦由帝能徵正成。以係天下之心。而天下忠義之士。聞其風。以興起也。其得賢之効。不亦大乎。

楠正成誘隅田氏高橋氏之兵。而大敗之於天王寺之傍。後數日。宇都宮公綱將兵五百來攻天王寺。正成將引退。衆皆請戰。正成曰。公綱坂東驍將。今承大

兵敗衄之餘。以寡軍進。志在必死。我能勝之所亡。亦多。宜愛士卒。以圖後舉也。且彼銳而輕。不能久。遂引兵而退。居數日。出民兵盛列炬火星布山澤。如此連夜。滋多。滋逼。公綱意其衆日盛。潛引還。

村田通信曰。古人有言曰。能弱能強。隨時而進退。因資而成功。正成能達乎此道。故其能屈伸如此也。

禎曰。正成聞宇都宮氏來。不戰而退。似怯也。然避其銳而不損士卒。更出奇以走敵。是不戰而屈人。

兵者也。非老於謀略者。則不能也。易曰。師左次。无咎。未失常。正成之謂歟。

護良親主。城吉野而據之。北條高時遣二階堂貞藤將兵二萬餘攻之。城將陷。左馬權頭村上義光言於親王曰。事急矣。臣願得賜君甲冑。以代君死。君可以間出。親王不聽。欲與義光同死。義光曰。君今死天下事去矣。誰復成恢復之功哉。君一身所係甚重。豈得同微臣死耶。親王泣脫甲冑與之。義光登城門自呼稱親王自屠而死。敵衆皆集一方。親王以間出城追。

兵至義光之子義隆拒敵而死親王脫急逃高野山  
永井定宗曰義光自從親王廻歷南紀之間以往  
百戰萬危不顧其身終為親王之紀信真可謂千  
古之英雄矣親王嘗以義光比北宮黜然黜也徒  
有勇而無義如義光父子義勇兼盡豈宮黜之所  
能及也哉  
禎曰吉野城雖陷然當是時義兵並起四方豪傑  
響應遂使元弘帝得再還京師者安知非義光  
父子忠死興起天下忠義之心哉

元弘二年春三月北條高時遷帝於隱岐初帝之在  
笠置也兒嶋高德備前人稱謀起兵勤王會行在失  
守車駕西狩高德聚族議欲奪車駕于路乃要之於  
舟坂山己而車駕自山陰道計竟不成乃踰三石山  
徑赴杉坂則不及焉於是衆皆散去高德欲見帝  
道其衷微服夜至御館竟不得間庭有一櫻樹輒斫  
使白題之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明日衛士見  
之以白帝帝心竊喜及帝幸船上山高德與父範長  
共詣行在

古賀樸曰。方衰亂之運。君臣大義不在搢紳。而在武夫悍卒。不在畿甸。而在遐陬僻邑。可以見天理人心之不可得而磨滅者。非時地之所能限隔。如備後三郎是也。

禎曰。余觀天王寺所藏高德旗幟圖。有文其略曰。開闢以還。有君有臣。有父有子。忠孝事之人道。乃然也。若背此道。則天地之所不容也。故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吾雖不肖。碎肺肝。運智計。時為范蠡。欲一為君。雪會稽耻。為吾徒者。

宜輕生命於塵芥。曝尸於軍門。嘉曆二年五月初三。備後三郎高德。以此觀之。後醍醐帝之欲圖北條氏。蓋非一日。而天下忠義之士。亦有密應其志者。而待時乃發也。蓋高德父子忠烈。非一旦感激奮厲之所為。而義理之心。發乎肺肝。確乎其不可奪。宜乎其精忠義烈。歷艱險。涉困阨。而終身不變也。

三年閏二月。帝潛出隱岐。至伯耆。名和長年奉帝。據船上山。於是諸國勤王之師。望風悉至。兵勢大振。乃

使中將源忠顯率兵入京討六波羅赤松則村與六波羅兵戰累破之足利尊氏遣使行在納款五月源忠顯進軍竹田足利尊氏屯神祇官赤松則村陣東寺三面薄攻六波羅兵大敗北條時益時益仲時共為六波羅鎮將中矢而死守良親王要擊北條仲時于近江番馬仲時敗死上野人新田義貞起兵攻破鎌倉北條高時伏誅鎌倉悉平征夷大將軍守邦親王薙髮自鎌倉開府源氏三世藤氏二世親王四世而北條氏以陪臣執權於其間者九世凡百七十餘年而亡

林恕曰北條世行陰德以使民懷己也承久放三皇元弘流一帝既分皇統以為二流又拆攝家而為五家初賴朝時攝家唯有近衛九條二流北條氏分之二為五家關白良實為二條氏之祖關白實經為一條氏之祖並出於九條氏攝政兼平為鷹司氏之祖出於近衛氏爾後五家更迭任關白而拜免皆出於北條氏之意皆奪其權也何忍之甚其罪之大哉况主將在上待之如木偶如泥塑也何使其屢易位乎已有君臣之名而何無上下之分乎嗚呼義貞興而高時伏誅氏族絕滅易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誠哉

中井積德曰。北條氏以智數權力。竊國柄。其險謀  
 譎詐。雖多端緒。要之以收人心。為歸。故薄稅歛。省  
 冗費。躬儉素。賑貧窮。似仁也。八世之間。爵不踰五  
 品。官不出州牧。胥率執臣節于幕府。似恭也。北條  
 氏不敢自尊大。而威權所在。諸將牧守。皆其等儕。  
 而爵位上之者。其交際。則翻有若君臣者。於是乎  
 承久之役。諸將無異志。爭為效死。又有若泰時時  
 賴。雖未知上下之大節。而實有願治愛民之心。是  
 以人心益固。至高時之無道也。自取滅亡。豈緣失

人心矣。然則北條氏之事。始於得人心。而終於失  
 人心耳。是故古昔聖王明君。唯人心之為可畏。夫  
 智數權力。飾情假仁。苟得人心。斯足以興也。况至  
 誠感孚于人心。而風動者乎。

帝發船上山。六月入京師。駐蹕東寺。議還宮儀。群臣  
 或言宜用重阼之禮。左大臣藤原道平曰。陛下雖在  
 外。久然躬奉神器。宜用巡狩還宮之儀。帝從之。既還  
 宮。廢高時所立新帝。光嚴院去正慶號。悉削新主所署  
 官爵。尋賜號於廢主。為太上天皇。



青山延于曰。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量仁親王。後伏見既為帝儲貳方。帝之蒙塵。則監國稱制。固其宜也。然帝未讓位。太子既為賊所立。斥為閔位。則帝之復位。勢不得不廢。既已廢之。則故親王也。安可以尊號加之哉。名之不正。莫斯之甚。恢復之初。庶績草創。而紀綱紊亂如此。宜其再致播遷也。

車駕既還宮。護良親王尚在外。約束士眾。繕修器械。帝遣參議藤原清忠。詔還僧服。親王答詔曰。方今大

慙殄滅。雖由陛下神武之所致。愚臣亦與有勞焉。臣竊以雖天下已平。兵備未可遽弛。足利尊氏憑藉天威。僅効微勞。陰懷跋扈之志。若不及其勢微而剗鋤。則是又生一高時也。臣之未肯歸佛台嶺者。為是而已。若暫借臣以閫外之寄。則誅豎子以消禍亂於未萌也。帝報曰。尊氏未有罪責。一旦加戮。將士解體。王勿妄舉。失眾心也。若其執節旄。鎮廟社。宜從其所請。乃拜征夷大將軍。封以北條泰家食邑。尊氏深忌親王。結帝寵姬。准后藤原氏誣以謀反。帝怒。幽親王於馬場。

殿親王上書訴冤不達尋流於鎌倉幽之土窟建武二年七月足利直義使人殺之於窟中三宅緝明曰不知而為之謂之愚知而為之謂之迷色之禍人國尚矣帝亦千載英主也然人之所愛莫若子而况護良功烈識謀一時無比政之所虞莫若姦賊而况足利尊氏巨勢詭計一時無之比而卒受厥詒執兒付遣任之屠割慘不可言其處心顛倒以至乎此豈非有艷妻中夜之泣由內促之而然哉可謂迷甚矣由是觀之未有夫婦

不正而父子得親者也

安積信曰自古忠臣孝子不得其死者多矣而未  
有若護良親王之慘烈可哀也建武中興之業楠  
氏新田氏諸將竭力於戰鬥而發縱指示則在于  
親王謂之中興第一亦可矣縱令有大過猶當據  
周禮八議之法議親議功宥三死而優遇之况姦  
臣尊氏將圖不軌忌其威名賂寵姬讒之皆誣罔  
之言帝不悟遽幽囚之何耶人之大倫莫重於  
父子以萬乘之英主放大功之孝子當時朝廷百

僚苟列疏直諫以明其誣罔之寃則帝或當霽宸怒而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何耶若不得已而幽之亦宜付之忠貞仁孝之臣使其保令終之美此之不慮而顧委之鬼蜮虎狼之直義遂為所魚肉何耶

禎曰尊氏姦雄使其得志則必難制不無所謂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之患也護良親主欲及其勢微而圖之亦不為無所見也然當是時尊氏有功而惡未顯討之師無名且當興復之初而遽戮功臣

人人懷危懼衆心或離故不若待時而動也且欲天下安靖禍亂不起則莫如治其本也根本深固則末自不搖天下之本在朝廷朝廷之本在君躬人君常戰兢自省修德任賢遠讒酬功節用而愛民柔遠而能邇政修民懷則尊氏何由得肆其虎狼之心哉縱令其圖不軌亦易制焉耳親王為天下深慮則宜說帝而先治其本以固興復之業矣則雖有尊氏未必致大害也不然則尊氏雖滅豈更無尊氏哉親主輕圖事因為姦雄所陷罹奇

禍以死悲哉。雖然親王自初起兵，焦心苦身，顛覆流離，備經艱阻，以身任天下之重，至以一成恢復其功，實為多矣。而帝信讒邪，廢大功而棄懿親，使其含冤以死，其不明如此，欲天下弗復亂，得乎？建武元年春正月，營大內，以安藝周防租賦充其經費，徵諸國地頭所入二十分一，盛興土木，大營宮室，用度不足，始用楮幣，權中納言藤原藤房諫曰：「大亂之後，賦役煩苛，則民不聊生矣。禹卑宮室，興秦作阿房，亡陛下宜鑒之，弗聽。」

夏五月，出雲守護鹽屋高貞獻千里馬，帝問內大臣藤原公賢曰：「天馬之出，未之前聞，今不求而至，其應如何？」公賢歷徵故事，以贊其瑞，群臣稱賀。藤房後至，帝又問之，對曰：「臣聞明主所瑞者，人才奇異之物，非所貴矣。昔穆王愛八駿，而周政衰；孝文光武却千里馬，而漢業盛。此二者得失之應，昭然可睹矣。方今天下初定，創夷未復，而百辟偷安，庶僚阿諛，國家安危置而弗問，忠勲之士群集闕下，功狀委積，而主者不時決賞典所及，非朝臣則其參佐僚屬，有功將士大

率憤冤缺望有司宜速論功行賞以慰將士之心而營繕大內顧興不急之役使民重困赤松則村屢立大功効忠皇室而褫前所補守護職僅賜其舊邑不知則村何罪而陛下遇之如此也且如將軍家人之號賴朝以來相承有年今削奪其號將門名族降伍編氓怨讟由是興方今陛下之政如此而此馬適至是殆胎禍亂也夫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則聖化及遠何須此馬異時若有不逞之徒倡亂則此馬適足以為軍國告急之資也伏願陛下裁玩物之志

而留心於仁政矣帝不懌而罷。

冬十月藤房棄官而去藤房屢諫而弗聽謂為臣之道於我盡矣一夕侍帝諷以比干夷齊之事至曉而退徑入北山為僧不知所終

林道春曰有文衡者說人曰微子去而殷墟范增死而楚燔今藤房見幾而去天下殆哉岌岌乎文衡其知人乎其後果有建武之亂

禎曰元弘帝新復位政歸一統天下刮目望新政而帝之舉事無一可觀矣其事營作耽宴遊

用婦言近讒佞廢忠勲踈功臣莫非亡國之事也  
 藤房不忍坐視邦家之顛墜屢切諫弗聽於是乎  
 知其不可復為乃脫蹠軒冕而去詩曰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使賢者棄位而遠遯國家之亂亡其遠  
 乎哉

國史纂論卷之六終

